

拉卜楞寺院建筑艺术审美研究

张小兵

拉卜楞寺院是我国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，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城西椭圆形状的盆地上，呈右旋海螺状。1709年，第一世嘉木样受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前首旗贝勒察汗丹津之请，返回故里，在此风光宜人之地建寺。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、扩充，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六大扎仓（学院）、四十八座佛殿和囊欠（活佛住所）、五百多座僧院的庞大建筑群，在安多地区有“卫藏第二”之称。经二百多年的发展，至1958年前，拉卜楞寺逐步形成了一套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和教务、政务的统属关系，它既是安多地区最高学府，也是最高行政首脑机构之一。主要建筑沿北山山麓布列，全寺中部靠近山脚建造高大的建筑，如经堂、佛殿和活佛府邸，一般僧人居住的小院占地面积最大，从东、南、西三面簇拥着整个寺院。最外有一条长达五百余间的转经廊，像一条彩带，将全寺从三面束围起来。全寺街巷棋布，好像一座小城镇，是安多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宗教建筑艺术及心灵审美的吉祥圣地。拉卜楞寺不仅是藏传佛教宗教信仰的中心，也是一所庞大的艺术博物馆。寺院建筑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和个性风格，在世界建筑艺术领域独树一帜。

1. 寺院建筑布局的特色

拉卜楞寺院建筑布局特色属藏式布局，建筑形式也多为藏式。六大扎仓各有其经堂，还有十八囊欠（活佛公署）、十八拉康（佛寺）以及藏经楼、印经院等。整个建筑群以东北之白塔为标志，高大的经堂、佛殿均集中在西北方向，以闻思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点，其他殿宇以半月形格局呈群星捧月之势。整个建筑群有石木和土木两种墙体结构，所有经堂和佛殿用青色石英岩砌成厚墙，色调素洁，质朴大方，故有“拉卜楞寺外不见木，内不见石”之说。殿顶的四周都有边麻草扎砌而成的棕红色矮墙，既减轻房屋载重量，又显高大美观，极具庄严隆重的宗教气氛。

拉卜楞寺不仅是安多地区藏族宗教信仰的中心，也是一所集建筑、壁画、雕塑、图案、刺绣以及独特的唐卡画、佛殿音乐和“南木特”藏戏等于一体的艺术博物院。根据空间看，寺院装饰主要分为外部装

饰和内部装饰，外部简洁朴素、内部富丽堂皇。根据装饰形式，主要有建筑彩绘、绘画、雕塑、图案、壁画、唐卡等。

拉卜楞寺院依山傍水，基地由高而低。主建筑群集中在山脚地势较高处，三面簇拥着大片低小的僧舍，周围是经轮房，高者益显其高，低者越加低矮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主建筑墙面刷成红、黄、深棕色，屋顶饰有金碧辉煌的金顶、鎏金法轮等。而大片次要建筑僧舍，则一律刷以白色，加强了中心部位建筑的统帅作用。主体建筑雄伟壮丽，附属建筑朴素宁静，对比十分鲜明。寺院外围经轮房和嘛呢房将整个寺院建筑箍在一起，有中心绚丽、边缘清淡素洁之感。

2. 寺院建筑外部形体的艺术处理

寺院建筑外部形体的艺术处理多为藏式、汉地宫殿式和藏汉混和式三种。如弥勒佛殿，亦称“寿槽寺”，该殿为藏汉混和式结构，坐落在大经堂之西北隅，高达六层，纵深各五间，并建金瓦亭。最高层为宫殿式的方亭，四角飞檐，上覆盖鎏金铜狮、铜龙、铜宝瓶、铜法轮、铜如意，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，俗称“大金瓦寺”。这不是简单的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照搬，而是改造，只是局部使用汉式屋顶，并将陶瓦改为鎏金铜瓦，使之与藏族建筑既形成对比又取得谐调，至于其基本格调，仍保持藏民族的建筑艺术特色。

横线条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艺术处理的基本手法之一。以藏族雕楼建筑为基础的藏传佛教寺院的主要建筑，总的造型为横长方体，土石的外墙均有收分，尤以石墙收分较大，外观上取得了稳定向上的效果。

寺院重要建筑的顶檐部都使用横线鞭麻檐墙，次要建筑檐部均涂棕色、绛红或果色横线，清晰地勾勒出建筑的轮廓线。这些横线增加了建筑的构图稳定性，增强了整个寺院建筑群的统一性和庄重感。

即使在佛塔的艺术处理中，横线条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。喇嘛塔的造型最接近印度佛教的浮屠形式，由塔座、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。塔身即塔瓶部分是近于球形的，塔的基座则装饰着二方连续的图案并逐渐收分。塔的外形虽然竖向高耸，但由于有众

多疏密有序的横线分割,使佛塔的外形丰满而富于变化,具有庄严、敦厚和清秀的感觉。

如医药学院,其前院侧墙长而低,只有一层,后殿的侧墙短而高,可达三层,突兀而立,方向竖高。正殿经堂为两层,长度、高度均介于以上两者之间,适当过渡,比例呈有规律变化,由平稳趋向昂扬,动感很强,且这三大都是简洁明快的立方体,墙面收分明显,坚实而稳重,其大小也有明显的变化,加强了前、中、后三部统一中的对比,给人很深的印象。墙面处理也经过了慎重的设计,前、中、后三部的墙头用暗棕色鞭麻草,轮廓鲜明,加强了三部的统一感。鞭麻墙下的藏式窗子,呈纵长方形,窗口外周围抹上黑色,上沿挑出木窗檐,阳台、门廊处也用此种装饰,且有的画彩色图案。整个墙面从下至上,由粗糙、简洁趋向细腻、丰富。屋顶四角和正立面中部的铜质鎏金饰件,象征着吉祥。这些鎏金铜饰、鞭麻墙将人的注意力引向高处,使建筑的形体显得更加高大。

三、独特的空间构成

拉卜楞寺院建筑空间构成神秘和肃穆的特色,在各学院和佛殿建筑中体现得更加典型。学院都是一些很大的建筑,其组合方式与内地佛寺有明显的不同,空间构图也有很大差别。经堂是僧众每日集会诵经的地方,故要有很大的容积,但不一定需要建得太高。藏区少雨,普遍采用平屋顶,这种建筑,只调节柱子的数目,面积就可随意确定。经常只在其前方有一个院落,前庭横长,其尺度与经堂正立面高宽有着良好的比例,经堂面阔限定横长方向,进深方向则考虑了经堂的立面尺度的配合。从前院前廊的后柱到经堂的前廊的进深二十八米,相当于经堂前廊立面由最高点到院落地面总高(十一米)的两倍半,正好相当于经堂前廊的面阔。无论是水平视角或垂直视角,工匠们虽不一定做过数学运算,但在决定建筑尺度时,一定综合考虑过它们的关系,取得了良好的视觉效果。庭院三面围廊相当低矮,经堂台阶又特别高大,这样的对比显得经堂更加雄伟,又有利于将庭院以外的高大建筑引入视野,丰富景色构成。进入经堂,空间顿感压抑,殿大而高,四周闭窗,柱网林立,幡幢满目,昏暗中酥油灯闪动,佛像、壁画等都充满

了神秘气氛。后殿地面比经堂高,内部空间也骤然高起。从前殿、前庭到经堂、后殿,地面越来越高,光线越来越暗,空间越来越小,由开敞到封闭,以自由到紧束。至此,由毫无感情色彩的材料堆砌而成的建筑物,通过工匠(或艺术家)利用空间和其他艺术方式的处理,达到了宗教的神秘和肃穆之要求。

四、特殊的装璜和绚丽的色彩

根据藏传佛教教规,主要建筑方能使用红、黄、深棕色彩。其他建筑如佛殿、昂欠,均按各活佛之等级高低而定。拉卜楞寺嘉木样和各色赤囊欠楼房的墙可涂黄色;堪布和相当于堪布地位的活佛的楼房可涂红色,这就形成了大片僧舍的朴素与主要建筑的华丽之间的强烈对比。每年10月25日前刷新一次,色泽常新,鲜明耀眼。主群建筑的木质结构部分也装饰得富丽堂皇,木柱上细下粗,柱身漆红色,上部四周贴木雕饰,坐斗表面也刻有浮雕花饰。大替木轮廓线十分丰富多彩,前后两面也布满雕饰,所有雕饰部位都漆成彩色,只有向下的面不施雕刻和彩画。梁的表面通常都有彩画和雕饰,所有彩画和雕饰都使用强烈的色彩,如石绿、群青、黄色、大红等,用少量金色将各色统一起来,用色方式和壁画、唐卡完全一致,浓烈而鲜明。

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,一直是寺院所在地宗教、政治、文化及艺术的中心。此后,藏区寺院的性质与职能才发生了变化,其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慢慢地减弱,但是,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艺术在建筑艺术领域内却独树一帜,其民族性和艺术性尤显突出。

拉卜楞寺院地处藏汉民族交界之地,所以,研究其建筑艺术审美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,对加强民族团结、加深民族感情、提高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创新,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。

(作者单位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美术系)

责任编辑 韦平